四庫全書

史部

楊文忠三録卷四

明 楊廷和 撰

視草餘録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擬廷試策問付陳文書嚴呈上未久陳復持回倉皇言駕崩矣予聞之驚悸失措私念危急時天下事須吾輩當之驚悸何為即語陳曰請衆太監啓太后取興長子来繼承大統莫錯説了話須

史魏司禮英等八人及谷大用張永張銳同至閣中魏
手持一紙授廷和乃大行皇帝遺命說與陳敬蘇進我
這病則怕好不的你每與張銳㕛司禮監來看我有些
好歹奏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管慿衆人
事都是我悮了天下事了臣廷和臣儲臣冕臣紀舉哀
叩頭訖臣廷和即揚言且不必哭亦且不必發哀遂取
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祖訓兄
終弟及之文奉迎興長子来即皇帝位兵部選法倫序

相承正是如此可啓請皇太后降懿旨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皇親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奉迎即日啟行途中不可延遲予遂言內閣遣同官蔣艞云谷哥你去又云韋家你也去駙馬命崔元予言見任大臣中武臣須皇親定國公徐光祚文臣須禮部毛澄尚書諸公皆應曰諾谷之遣予意不欲危疑之時恐拂其意遂不敢更頃之厚齋色變向敬所云先生讓我去予云此行廷和不敢辭以年老多病恐途中疾作有悞大事先生

春秋高又方自南都回礪菴亦有痰疾所以欲敬所去非有他也其意不解既而寫奉迎勑稿於興長子下云取來京即皇帝位厚齋云且不必如此說予云當作何辭厚齋方欲有言予復云此行不可不正其名凡寫勑與臣下皆寫官名周令中書云即皇帝位正是官銜一般遂書之予私念厚齋不得去在此必多齟齬遂告魏請粱代蔣去魏云隨先生厚齋乃喜行後百凡議擬予與蔣毛二公惟善是主無所乖戾要之天意所在非偶

然也

初諸司禮来閣中王吏部與王兵部邀於左順門欲偕来諸司禮云我輩奉有勅旨無諸公事且云朝廷亦無他事吏部揚言云外面滿街俱傳言取白衣安得無事便叫科道来此等事如何不與我輩會議諸司禮至閣中具言之且戒守閣門者勿納一人議定奏所擬懿旨并大行皇帝勅書入啓畢出就左順門宣諭朝臣知之衆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府部諸大臣及六科

十三道俱就閤中揖予輩謝吏部雖偕來其色不怡予輩亦慰之竊念倉卒之際人懷二心三二權奸多欲立其非次以貪功避罪昔呂端之鎖王繼恩李迪之制八大王韓琦之叱允弼皆事權專而委任重所以能辦我朝内閣無宰相之權予輩任此亦難矣然此非予之踈淺所能為祖宗功德深厚宗社靈長之福同官皆先朝敷遺舊德同心恊力之所致也

大議既定王吏部遂有幷迎輿獻妃之言予曰天下不

可一日無君今日之事望嗣君旦夕至豈可與宮眷同行吏部又言聞長子二月間方出痘恐不可以風予曰天之所命百神衛護出痘與否未可知即出痘亦當平復如王霸氷合之說非人力所及也吏部又曰五月上任有官者忌之予曰此俗忌也官員中有明達者亦不忌此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嗣君此来為天地神人作主何所忌邪吏部語塞予因語奉迎諸公云可即日啟行谷韋皆應以明日四鼓發決不敢誤也又語崔

都尉云公途中疾行厚齋與毛公或行遲慎勿相候也厚齋將出治裝命典籍多齎奏題本揭帖備用予曰先生至彼傳命後即隨嗣君來有何題奏厚齋又欲帶兩房屬官各二員云至彼欲有所傳道予云隨行者多途中供應煩勞厚齋云縱不用四人去亦須二人去予曰必不得已屠主事可也厚齋云屠多病不可去予曰屠信不可去亦不須他人厚齋又云至彼將為先生道達奉迎之意予曰天命所在誰敢貪天之功邪慎勿言及

於我異日府中人相見亦不敢承也

奉迎之議既定遂擬旨散豹房官軍命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提督優恤命威武團練營官軍各回原營操練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管事原調各邊幷保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於本鎮人賞銀叁兩命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憲揀選團營官軍分布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命革皇店管店官校幷軍門辦事

官旗校尉人等俱回本衛命哈密及土魯番等處原差進貢等項夷人該放回者該部各照原擬賞例給賞差人送回其餘仍令會同館安歇該管官員嚴謹關防不許縱容出入佛朗機夷人差人送回廣東聽候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回本寺南京馬快船隻除常例聽候外盡數發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及水手人等各放回原籍命東厰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督捕盜賊

已上事俱以先帝末命行之厚齋在安陸聞之言於藩府臣僚曰此等事何不少留待嗣君行耶夫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是時權奸人人自危兵柄利權所在若不急解之變起倉卒誰能制邪

九門防守之旨既擬上因以告于王司馬憲及許泰泰意若不慊要王同至内閣欲有所言予輩問之却不言時徙倚花臺前與王誶語予謂泰曰今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諸公中倚公尤重諸公所以報朝廷正在

今日有所欲言當直告我輩勿令我輩揣摩也王曰許總兵與朱平虜同事西官廳平虜又與張孫二太監同提督團營今張與許防守而不用平虜以此未安予曰團營根本也留孫與平虜在團營專主調發人馬諸公在此專主防守各有專責庶不悞事予輩再三慰之泰不應但以舌餂唇作次且狀且微語云這箇賊予問賊為誰王曰李琮也又曰許總兵家中今用三百人防護予曰今日之事忠臣義士無有不赤心為國出死力者

李琮將欲何為李琮受朝廷厚恩圖報正在今日嗣君
至日自有恩賞彼老將也亦知利害肯自取滅族之禍
邪王云李琮凶狠平虜腹心也許甚憂之予曰有諸公
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為平虜能自保身家亦必不為琮
所動也許公若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而決勿次且
也泰之意蓋顧望持兩端不欲明與江彬異同無事則
因以為功有事則發言者當之耳頃之都督張洪亦至
閣中言曰這箇賊不可不防予問為誰洪曰彬也予曰

公疑江欲反邪公誤矣江明達人也往年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留置左右日漸寵任既又扈從廵狩一時隨駕者内外文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獨何罪而欲反邪伊盖不必自疑人亦不可以此疑之也近年反者寘鐇宸濠以誅君側之惡為名劉六劉七藍五鄢老人等迫於饑寒各嘯聚數十萬人作反隨起隨滅今皆何在朝廷何負於江江以何為名而欲反邪江即欲反雖其家丁亦不肯從與誰同反

邪假使逆節一露旋即虀粉人何用疑之在伊自處亦自知本無大罪前日既無以報先帝今日當報之於嗣君趂此危疑之時與諸公協心共濟待嗣君至日閉門辭爵嗣君念其新功或仍其祿秩或聽其致仕未可知也伊亦何用自疑邪伊不必疑而自疑人不必疑而疑之此則在諸公掌兵者制之予輩書生握數寸筆管無能為也洪唯唯而退洪蓋探予輩意耳予復語泰曰今日已晚矣不必遲疑西官廳舊有宋贇參將三千人可

且分布防守各門過此一夕也因問宋參將何在泰曰見在午門外遂呼之入宋之先蜀人也予迓而語之曰總兵鄉兄今夕之事一以付君嗣君至日我輩為君具奏之作一知證人也贇即出分部三千人於各門京城街市間人馬介介有聲意以為江彬部曲人心皇皇竟夕不寐城外者欲移入城内者欲奔出私相語以為彬且反矣非從容處之天下事未可知也許泰陰險猾賊凡江彬所為皆泰導之而陰避其名平居則朋惡以怙

寵有事則危言以脅人充其心將欲如何而廷鞫之際不能盡其情尚有納重賂為之救解者大義不明國法不正一至於此至今思之猶將痛哭而不能已也

防守之命既下十五日早予與敬所礪菴二公入左掖門内與郭武定王兵部及許泰相見予亟問云各門人馬已分布否齊應曰張太監不肯相會我輩派定者張公又欲改撥予曰諸公就而會之如何今日之事須同心乃克有濟郭云人馬在營中如散沙然我輩原非團

營官兩手只扯得兩人權不在手如何行事予云懿旨既下即權之所在若只一束草亦當聽受節制兩總兵皆世受國恩司馬公掌九伐之法如何可為此言朝廷何所賴邪諸公皆遜謝予時有所激辭甚峻尋亦悔之然不容已也於是武定諸公乃往就張議之至午王吏部同永忠二張太監至閣中言曰二公受命防守須重其權不然恐行事不便予曰唯唯徐謂永曰公朝廷重臣平寘鐇擒劉瑾威望久著今日之事內外倚重又謂

忠曰公朝廷近臣久在大行左右能直言為大行所親信今當危疑之際同心共濟嗣君至日自有恩典忠曰防守事體最重若無名目無勅書無關防如何行事予笑曰倉卒之際豈能便鑄關防懿旨一下即是勅書提督防守即是名目嗣君旬月之間可至我輩臣子當此有事之時大率各盡忠心隨事効力為是議論多恐嗣君聞之亦不樂也又謂永曰今早聞武定諸公云人馬尚未會撥恐不宜太遲永曰已分布矣但欲請賞賜耳

予輩曰賞賜朝廷不吝也吏部初来徑造閣中堂予輩
但揖之無延入之意已乃迤邐出至閣門外大懟沮故
事改革之際各門防守原無勑書時忠亦無防守之命
吏部乃挾之以来獨不念嗣君未至尊位尚虛假母后
之命以號召内外人心訩訩是何等事變而忍為此掠
美嫁禍之計邪
内外奉迎官行後復議啓聖母請命司禮太監一人及
京營提督官領兵迎護遂命温司禮祥及提督團營太

監孫和惠安伯張偉兵部侍郎予弟正夫領京營兵五千人往鄭户侍宗仁主饋餉趙工侍璜治道路孫和等皆言兵少予謂經過處所供億繁勞必不得已六千人足矣和又欲請旗牌二十四面副予言此行與征剿不同無他調發安用旗牌是日早方欲哭臨和拉王兵部候予輩於金水橋南言之予輩不應和又欲渡河而南予言但候於黃河北岸可也數日後王吏部要府部科道俱来言各衙門欲分官奉迎予言二十四監局諸貴

幸皆欲去恐其途中請間迎合有先入之奸已力止之矣諸公若去彼將有詞也明日禮兵二掌科言曰聞諸貴幸多齎金帛前去行賂須科道各遣二人往時監察之庶有所警予云彼欲行賂豈令人知若隨路糾劾恐驚疑人心事體不便萬一發之不中嗣君之心先疑矣張太監永使人来言欲迎至真定上下予謂行止在公不敢與知也郭武定及許泰亦為之言使者再三至乃語之曰公受命防守委任最重若必欲遠去各門之事

能保無他虞乎張銳人來亦復云云予曰我輩但知公
領勅提督官校京城緝事耳他非所知也遂皆止不行
十七日朝臨罷出右順門王吏部向予云天象可憂予
問如何王曰不見日色乎日色正赤豈不可憂予曰久
旱故耳王曰占書不然主女主昌予曰今以懿旨行事
非女主昌而何王曰恐其應不止此予曰天道遠非人
所知天若祚明必無此事也似有幸亂之意蔣毛二公
言曰辟如應試秀才文字不得意但欲科場失火耳可

嘆可嘆

慈壽遣散本官傳諭欲改懿旨為聖旨予與同官言今日之事祖宗功德深厚上天眷佑宗社靈長有老太后在上當此大變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盡善盡美萬世稱頌若欲改稱聖旨事體似有未安因檢祖訓皇后不許干預朝政一條示之云皇祖内令如此之嚴又檢大明律内皇后稱懿旨一條示之曰我輩不敢差了久之又來傳諭云前代有稱聖旨是如何我輩云世

代不同法度亦異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貫內臣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老太后盛德大功為今日女中堯舜我輩豈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貽譏後世邪遂不復言江彬提督團營之命久下尚未領勅三月十四日至閣中會勅予輩恭問聖躬近日曾進藥否因慰藉之旋聞晏駕之變十五日彬不出十六日出聽遺詔十七日朝臨罷魏英出右順門向予言曰親家煩扶持謂彬也予云公親家朝廷大總兵也安用扶持時京師人口語籍

籍皆言彬決反予與同官切憂之敬所時以為言且云疑者事之賊也予謂發之有機萬一不中大事去矣十七日晩愼恒二兒皆言外議謂父親何不早擒之予漫應之曰彬逆節未露將以何辭擒之邪仔細保首領勿取滅族之禍蓋慮後生輩不密故云然十八日早入朝至端門同敬所行因以告之敬所云連日介介予懐者正在此耳予云彬手握重兵發之須中機會今日可與文書房議之是日命壽寧侯張鶴齡齎遺詔往安陸誥

諭用寶諸司禮令陳嚴王欽二文書来閣中請予輩同看言已即去時礪菴以痰疾作卧朝房中予與敬所同入至左順門要陳王回客語之曰外議皆謂江彬不擒恐不靜煩告衆太監啟太后早為之處陳曰用寶後老先生自言之若我輩言稍有不合不敢復言矣予曰良是用寶訖諸司禮揖予輩出陳曰兩先生有話說因屏去左右予復左右顧䰟司禮云爾輩都去都去左右皆去予二人揖諸司禮云前日之議大功已成宗社之慶

也但有大患未除若大患不除大功未得全美魏問曰何為大患予以魏與彬為姻家不可徑以為言先曰大義滅親古人所重管叔蔡叔都是周公弟凡二人作亂周公誅之東晉宰相王導有兄王敦謀反導親誅之至今聲名垂於史册公雖與江彬為親奉大行之命出於不得已實非本意也今外議紛紛若不請于太后及早擒之恐彼亦不能自安將貽嗣君以憂未免為大功之累張鋭疾言曰彼有何罪予曰江彬挾着皇帝着處巡

遊安得無罪魏曰巡遊出大行聖意何人敢挾銳曰前
年去南京我送至涿州其事如何處其事如何處一一
出自上意法度又嚴誰人挾得予竊念大行巡遊時諸
司禮多在扈從恐激之怒因好語曰挾之一字我誤矣
再不復出口江彬罪惡萬千如擅引邉軍入禁內擅立
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教場為西官廳教場擅立鎮國
府名目之類擢毛不能盡其罪只舉一二件也勾他死
了魏乃曰他委的惡貫滿了罪不能逃銳猶極力為辯

予曰公莫回護他銳曰我如何回護予曰這等說話豈不是回護我輩言出禍隨身家已不顧了公亦須自顧身家公雖無子孫亦有祖宗墳墓亦有兄弟都是祖宗子孫不可不念見今嗣君未至萬一有變途中聞之安得不驚諸公同聽今日之言他日有變張公當之不得辭也陳嚴見事不諧引温太監衣附耳云云温因向魏云且収得在予與敬所即應云正是且収得在又不問他罪待嗣君至日或寛宥他也未可知擬旨所以有監

候之言敬所云待了此事方去哭臨銳曰如何這等急予曰此等事情間不容髮安得不急公便去准備拏人銳曰我如何拏人予曰拏人是錦衣衛事彬之罪該籍沒緣坐一拏後封閉門户防範人口照管財產豈不是行事衙門的事公何故抵死攔截也温因揖予輩出曰老先生每去閣中調旨意文書房去取旨意來予與敬所再四謝云諸公扶持社稷竭盡忠誠同幹好事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靈亦知諸公之心千萬就奏太后行

之擒彬賊後方哭臨也又云與江彬同惡相濟者止李琮神周二人他無與也諸司禮皆以為然既擬旨付陳進呈久之未下予與敬所私念事若不成禍必先我三家我輩豈肯離此地壞於賊手但兒子輩在外不能逃耳又念弱孫心為之痛復相與慰藉遭逢至此莫非數也死得其所亦復何憾敬所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頃之有人報神周已宣至右順門伺候久之陳来云江彬已擒矣幾乎逸出予與敬所再拜以謝陳亦拜謝子輩

曰二老先生大功大忠也延之坐備述所以是日坤寧
宮安歇吻予恐張銳至工所與彬言之事敗矣問之則
銳已從工所來不復去矣但聞工所有內豎附耳語彬
遂急奔西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為辭中道折向北安
門亦復云云門者云有旨留提督彬叱之云皇帝何在
旨從何來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抱之追者至遂縛之
由東安門至錦衣衛直房內官數百人隨而撲之拔其
鬚鬢殆盡予謂陳曰一時撲殺之誠快人意仍須留待

嗣君來鞫問明白肆諸市朝以正其罪陳遂去告魏以此意徧曉於衆令長隨護之出端門乃止時久旱遂雨都城中歡聲雷動有拏了江彬朝廷安穩之謠盖以吻為穩也王吏部瓊聞彬被擒呀呀失聲蒼黄奔魏英于河下河下者魏司禮宅也不遇復奔東安門欲趨外宅遂不及哭臨百官至右順門予尚語鴻臚寺行禮須待冢宰至久之不至乃行禮李琮自其家縳至錦衣衛朝房罵彬曰汝早聽我言豈至於此彬云悔不自斷其子

怨其母亦云然時収捕者云彬已分腹心於東安西安北安三門衷甲褁糧立馬以伺動息盖其處心積慮久矣是舉也賛其决者敬所也

先是奉迎官啓行時即與之約以四月十八九至京師二十二日嗣君即位或有沮撓者已斥之矣既而谷太監等有啓本排日計程大約二十二三方可至京即位擇在二十四二十七兩日予與蔣毛二公皆怏怏于中欲以兼程啓請又念長途冒暑恐不可強既聞渡河後

日每二程二十前後問可至京乃知前日非不能速不欲速也竊以為憂至二十日早王吏部瓊要九卿科道候予輩於左掖門外議欲迎至良鄉予輩唯唯問至再則應之曰初議如何蓋初時禮部會議嗣君至日百官迓於彰義門外二里許如漢文渭橋故事至是王必欲遠去予輩不應忿然曰何不斷也諸皆無言科中亦有一二人以為不必違初議者王別去至部中更衣遂行既出宣武門乃遣人上疏啓知慈壽不早上者恐尼之

也各衙門相繼去二十一日早至良鄉朝于行在槩慰
諭之而退先是王嘗遣四人至安陸書辦官陳潮隨厚
齋趙浴隨崔都尉其二人則營中舊部曲一指揮一千
户也四人者皆於内外府僚處為伊道情欵王意此行
必特召見賜問乃不然大慙沮而退午後予與二同官
出巳過彰義門見有校尉數輩馳馬来問是内閣否且
云諸司禮請于行幕相見有事商議予輩折而東頃之
文書房亦有一二人来俱至幕次谷韋二太監崔都尉

皆在與諸司禮揖予輩言曰府中議欲明日即位如何予即響應曰正好正好諸公初往奉迎時已擬擇此日今得如初議此天意也同官皆和之又言請亟啓懿旨命嗣君即位今日晚嗣君便請至行殿三箋俱於行殿次第上之諸公皆以為然因擬旨付谷韋二太監啓慈壽崔都尉回良鄉復命漏下二鼓嗣君至行殿先是箋文已授禮部遂上第一箋不允召内閣宣諭上第二箋不允召府部諸大臣宣諭上第三箋乃允三批答皆就

行殿東廡擬上文書房供紙筆墨硯金序班雲鴻書之
時久旱第三箋命下雨隨降文武侍衛及遠近迎候瞻
望之人歡聲雷動以為帝王自有眞非人力也二十二
日五鼓時嗣君遂由正陽門入
二十二日之議既定敬所先回閣中整理詔書兩房官
在門外者皆趣之回詔條中若軍門皇店官校豹房番
僧寫亦虎仙數事尚未入草予别用小摺親書密緘之
藏於刺函中防漏泄也敬所至予家諭家童取之以去

至閤中已晚杜文書震送官燭送酒饌兩房官就中堂分書之黎明時揭帖已進呈敬所又容書片紙與杜轉付錦衣韓指揮待詔下後密捕之盖趙瑾姚俊張倫張璽舍音和珊　諸罪人姓名也又與杜約批紅出方鳴鼓至日向辰文書房官忽来言欲去三二條皆關切時忌者予揚言曰數年以来事有齟齬者皆曰朝廷不從今日朝廷到便有此等事乃知前日虧了朝廷多少即此一事廷和便當出去不可在此地但未拜新天子今日

拜賀後明日跪於奉天門前乞休且奏陛下初到如何便更改詔書務見明白雖死亦甘心也蔣毛二公皆力言之予又言果欲去其條便須在本條下註云臣某去此乃可耳文書房官知不可回復持去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予與三公亟趍華盖殿後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踊躇無所容入而出出而復入者至再竟無所遇復趍奉天殿覓直殿者要文書房官来相見且語之云亟去萬一誤事我輩有說話也厚齋云批紅若不下明日

開讀也罷予與二公言自古人君即位雖草昧中亦須
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之事若無詔書不知
所改者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杜文
書復来云衆老太監都不肯奏葢是日蕭太監初宣入
䰄掌印事未定故也再四懇之入乃得批紅来且曰斡
我家事也不是如此用心予與三公言處官事如家事
正是公盡忠處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靈亦鑒公此心
也遂命中書就閣中取詔書十三張用寶訖即持入鐘

已鳴矣是日早雨尚霏微辰巳時猶陰翳鼓聲一動天容日色萬里開霽無片雲晶英濯濯照映黄袵若洗濯然京師老稚皆踴躍歡慶舉手加額曰眞太平天子也我輩有福矣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午前召臣廷和臣冕臣紀見於文華殿臣廷和致詞云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隨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可見宗社萬萬年之慶上曰先生每說的是知道了臣等叩

頭訖臣廷和又致詞云伏望陛下敬天法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建立萬萬年太平之業臣等不勝幸甚上曰先生每說的是知道了臣等又叩頭訖上賜酒饌又叩頭訖方退進揭帖謝恩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早命文書房送下各衙門題奏數本皆御筆親批也因進揭帖稱謝云今早伏覩皇上御門視事宣諭禮官臣等仰瞻天表喜慰良深退至閣中司禮監官送下御批數本拜觀之餘竊喜陛下

躬覽章奏親御宸翰字畫端勁真得心正筆正之意陛
下勤政務學之盛節見於更化之初如此可為天下賀
也臣等尤望陛下緝熈無間日進高明宗社無疆之慶
端在是矣臣等不勝感仰之至
上即位後三日王吏部率九卿上疏請上親政事首引
祖訓不設宰相為言凡六部有疑事擬旨未當者召該
部該科面議且有不滿劉謝二公正德初年過激之意
因乞辭任仍先屬瑞虹弟語予通欲慰留以責後効云

云散本官送文書至閣中笑曰王天官好巧計不肯各自辭欲以一本中了事邪予應之曰朝廷亦巧於批答也擬旨褒諭之不及辭任事又明日科道交章劾王瓊等二十餘人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仍發回改擬散本官作色言曰上面言內臣張雄張銳張忠于經等武臣許泰錢寧裴德等俱下獄文臣中亦有朋姦亂政罪惡顯著者皆得輕貸何也老先生常言用法須平閣中這桌棹是天平架子如此處置可謂平乎蓋指在內二三

尚書在外一二巡撫也予言諸君所說皆是文官中朋
姦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只是一衙門事壞事者退則
衙門復清矣如雄銳許泰等蠱惑朝廷移住豹房新寺
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本中絶此何等罪惡可贖
不可贖也散本官云王天官先在兵部時戴爪刺穿貼
裏親至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予云此等事外
人都未之知散本官云今日則知之矣於是欲擬王冠
帶閒住不應乃擬革職為民明日又發下必欲收下獄

王因科道之劾私使人來屬又托瑞虹再四致意但遜謝之無一言以復時內外戒嚴關節不通王危迫甚亟捃摭奏予意予因奏迴避將有庇之者上覽奏怒甚欲重治之予復為救解蔣毛二公遂進揭帖如左二十八日召予三人至文華殿慰諭賜酒饌張司禮又傳諭上意欲予發其事對曰外廷自有公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無用較也既下獄雨隨降時方亢旱御史李獻等奏比之烹桑弘羊云先是擒江彬及後是誅錢寧皆久旱

而雨歡動京師蓋人心之厭亂即天心也蔣毛二公因
張司禮傳諭乃疏王瓊議逆濠事情節畧以進
正德十四年南京內外守備等官黄偉等奏報江西宸
濠反逆一本內稱宸濠殺害巡撫方面等官占擬九江
等處城池其為反逆昭彰明甚本年七月十三日已奏
抄到部自有此奏到京人誰不知宸濠反逆無可疑者
又何待體勘哉本月十五日王瓊乃按住此本不行覆
奏却將黄偉等并巡撫等官李充嗣等前此所奏題覆

乃云事有可疑又云尤為可疑又云中間恐有别情又云合無本部差官前去沿途直抵江西探聽體訪差去官員體勘的報取具本處官司印信文書回奏不許止憑傳聞輕信忽畧又云不必張皇失措其本内並不及黄偉等反逆昭彰明甚一言又彼時江西各衙門印信皆為宸濠奪去乃欲取具印信文書其意皆出回護蒙蔽其前項奏本覆本月日前後一一見在兵科可查

此蔣毛二公疏王吏部事情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因王吏部奏廷和召臣廷和臣冕臣紀見於文華殿臣等叩頭訖上諭曰先生每為國勤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臣等叩頭訖謝云陛下聖政更新臣等奉行唯知守法不顧怨謗以致流言上頼聖明慰諭照察臣等不勝幸甚上復宣諭云知道了賜茶而退

錢寧以狡黠得幸出入禁中進見無時朝廷左右皆其私人或有所欲言時令家僮密啓無人敢間之者先帝

南巡江彬始從道中發其交通宸濠狀還至臨清乃逮係之今上即位後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初寧厚遇士夫本衛官校及内庭諸臣皆為所餌又以發自江彬間有為之彌縫者法司鞫之謂不得其死罪狀予曰錢寧冒國姓擅威權進退大臣改易鎮守四方賂遺月無虛日宸濠護衛屯田之復皆出其意其罪浮於逆瑾天下皆知之更欲何云既而籍沒江彬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散本官持来閣中示予輩謂是錢寧所

為其中有此勅出自內意閣下不知之語予因與散本官言曰錢寧罪惡至此外人豈得知之即此可正其罪矣即欲將手勅發出意內中不欲或反有沮格止就法司議罪本中據此擬票以進明日得旨乃正典刑寧赴市曹時始知其死臨刑詈予不絕口盖知予所擬也後言者乃借其言以仇予噫亦誤甚矣初查革詔下權貴家弟侄有奏乞以都督致仕者予應之曰事在兵部再四言之不可遂止言者盖其所嗾也

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予與同官恭詣武英殿題武
宗神牌諸司禮皆在張司禮首言追崇大禮予曰連日
議論已盡更無他說自古聖帝明王莫如舜禹舜有天
下不曾追崇瞽叟禹有天下不曾追崇伯鯀此可為萬
世之法漢宣帝追謚史皇孫王夫人不過曰悼考悼后
至今猶非之哀帝尊崇定陶衰世庸君所行不足為擬
魏明帝勑戒公卿謂今後藩王入繼臣下敢有邪佞導
諛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者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晉元帝

自瑯琊王入繼止立皇子為王奉父共王祀宗時濮園
之議英宗終於不行孝宗理宗並不追崇所生所以廟
號稱孝稱理今日我皇上舜禹之聖也漢宣帝以下皆
在下風我輩臣下不以舜禹事之而顧阿意導諛使蹈
哀帝之失是萬世罪人也諸司禮亦反覆言之曰先生
每所言皆是皇上但欲盡孝情不可不從予曰外廷公
卿科道自有正議誰敢犯之
是日蕭司禮又言及張邵夏蔣四皇親家人輩時有訟

四家強占人房屋地土搶奪人財物畜産者法司鞫之其家人輩皆擬枷號充軍奏下閣中文書房傳諭上意欲貸之予與同官執不可往反再四至是蕭復以為言予曰數年以來權奸擅政法守盡廢外戚家因而怙寵生事新天子嗣位如初日照耀萬方皆仰光采各皇親家正當奉法循禮以助新政張氏二侯尤當痛自檢制以為之倡率顧乃首欲犯之邪往年無籍之徒指稱二侯名目在外害人京師人怨入骨髓二侯恐不及知未

能禁約遂使錢寧張銳輩得以藉口搆于大行前奸人曹組肆為誣奏重賂寧銳輩至十數萬兩事乃得解尚不許朝謁杜門不出者數年太后在內多有不安亦不知外家之事至於如此前日已誤今日可再誤邪重治此輩正為衆皇親家增福也蕭附耳語云各宮掌宮太監及各監局掌印多在此恐聞之予曰正欲揚言于大庭使之轉聞于內戒諭外家自求多福也既而各家人輩皆發遣充軍但免枷號耳新政之善如此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傳旨取回廣西鎮守太監傅倫廣東市舶太監牛榮命御馬監右監丞鄭斌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各代之以右少監安川守備倒馬關先是聞近幸有請託宮闈進獻珍玩干恩澤者至是果然户兵二部各有手本請勅予與同官上疏言聖明嗣位以来采納忠言釐革弊政各處鎮守等官壊事害人者屏黜殆盡代之者類皆廉靜老成事體漸諳人心已定但令久於其任地方自安今蒞事未久過失未聞輙復

更換朝令夕改徒長奸弊未免為新政之累乞収回新
命仍令原任官照舊用心辦事勑書免令臣等進呈仍
容諭該部論之遂不果行明年三月二十一日復傳旨
命鄭斌分守四川建昌楊金分守陝西涼州安川看守
廣東廉州珠池該部亦有手本請勑予輩執奏如前其
事復寢時羣邪覬望伺隙而動使此端一開將來流弊
恐不止如正德年間事矣上之明於聽納如此
自成化間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兵冗食之費臣下建議

皆首以為言未能裁省劉東山司馬在弘治中最為孝廟所知每因召見輒以為言孝廟納之乃上奏欲裁革騰驤四衛之冒濫者已得請孝廟上賓太監甯瑾奏止之東山以此怨謗叢集遂及於禍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一百餘員名一年支米三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石之餘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到京亦不能支今上嗣位

之初明詔一下凡查革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一年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半年之後人心已定既而內官御用尚衣織染兵仗等監局諸新貴各奏乞收補兵科一一糸出時司禮監亦有查補之疏兵部初亦執奏其詞過激內批有詰問之意乃遽引咎欲併二十四監局已革者盡復之予與同官讀之太息以為新政第一美事只此一本盡壞之矣姑擬旨令其再行查議又月餘

霞上會有南京大水之異予輩又極以為言擬旨已查革的再不許収補存留數內有逃亡事故者照數勾補幸而聖明俯納如所擬批出諸司見之皆相慶此亦一大機也

大婚揀選分遣近臣在京蕭司禮領之已得劉鎮撫女為首選外議紛紛謂劉之先故太監永誠家人也以蕭主之莫敢有言者予欲禮部發之毛尚書澄未決會有與劉氏爭者揚言于諸王館前寖聞于上召府部科道

官至左順門議之毛乃具述外議云云蕭不以為然因出一揭帖相示曰此東厰訪察之奏也故與永誠無干禮部該司言會查兵部貼黄實如外議予曰内臣以朝廷為家果然則朝廷自家人也何用選邪遂不果選毛因是得免物議

嘉靖元年正月十三日上以清寧宫後三宫火命司禮監傳諭宫眷居住稠密欲奉遷武宗皇后居西城仁壽宫賢德二妃居永安等宫憲廟皇妃之居清寧後宫者

亦併西移予輩聞之驚愕遂言皇上仁孝豈宜有此舉動嘗聞西城仁壽宫乃先朝幽閉廢黜之所武宗皇后母儀天下十有六年皇上在藩邸嘗以臣禮事之況親受武宗神器之傳恩德甚大事其后妃禮宜從厚今康陵土尚未乾遽忍忘之邪憲廟諸皇妃逮事皇祖與邵太后實在同時親愛之情不言可知偶然遭此回禄之變正當體念安慰顧欲置之此地非惟聖心不安恐邵太后之心亦不欲也此於聖德所損不小若未行不必

行已行亟止之庶不起天下紛紛之議尋具揭帖極言之其事遂止盞亦不出上之意也

嘉靖元年八月初大婚選到女子將進宮揀選擬上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令欽天監擇日司禮監傳諭欲出自壽安皇太后予與同官皆以為不可往復再四未允遂具揭帖言聖母作配皇考孝宗母儀天下垂四十年去歲首定大策迎請陛下入繼大統有安社稷大功近日加上壽安皇太后興國太后尊號大婚遣官選

擇皆奉聖母之命而行必出於此然後名正言順恊于公論今一旦改易衆心未免驚疑恐致天下紛紛之議伏望俯從初擬庶幾事體穩便不至虧損聖德又數日乃得允臣等仰窺聖意葢亦有不得已者存焉耳

嘉靖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日講官祭酒趙永講論語首章未及終篇而退朝廷特遣太監扶安慰諭再三明日臣廷和等致詞稱謝云講官趙永昨日講書遅悞欽蒙皇上傳宣慰諭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又奉聖旨卿

等宜安心辦事不必介意臣廷和等舉手相慶而退時
講官諭德臣溫仁和臣董玘校文兩京侍讀臣徐縉以
丁憂去惟諭德臣李時一人供事永初以是日受命進
講在文華後殿中前此身未嘗到至是叩頭見訖入班
甫定即趍至講案前敬慎太過以致稍欠接續再承溫
旨慰諭皇上體悉臣下其寬仁一至于此
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壽安皇太后崩逝蕭司禮傳
上意欲須遺誥且手持一黄揭帖曰此已有稿第欲先

生潤色之予云遺誥止行於宫中先傳旨諭禮部具喪禮儀注可也蕭去予遂與同官言曰遺誥在夀安未宜皆以為然予又曰三年之喪亦不可行礪菴曰且先議服制服制定乃議其他因取會典摘大明律令孫為祖服齊衰期年之文相示又取孝肅孝貞大喪禮儀注閲之予曰内庭一應祭奠皆如舊儀不可減外庭之禮皆殺之服以十三日而除遂擬勅諭進呈敬所謂有勅諭可以止遺誥矣明日早掖門未啓散本官趣予輩入索

遺誥予曰昨已進勅諭矣再來應亦如之未幾諸司禮
偕至閣中傳諭上意今日之禮悉如孝肅行事急須遺
誥予曰事體似有不同蕭曰壽安與孝肅皆自皇妃為
皇太后如何不同予謂孝肅於憲廟為親母孝廟承憲
廟之後服制當行三年亦當頒遺誥今上繼孝宗之後
承武宗之統因興獻帝乃加尊號蓋聖情有不得已者
於禮為未安於義為未正予輩自去年三月言之至今
外議紛紛猶未已也此事豈可更犯衆議以損聖德萬

一不聽予輩言議者復將紛紛聖躬才平復能無傷聖心耶宫中禮儀一切從厚聖心亦可少慰也尋復来執議如前謂上意必欲服三年之喪予輩言此乃綱常典禮所繫決不敢從諸司禮謂非天子不議禮今以上意行之何為不可予言非天子不議禮謂所議者合於禮也若非禮之禮豈天子所議況既謂之議須合天下之情非獨斷也尋召予輩至文華門予以為上將面議之及至門下則諸司禮云一應禮儀上意俱從列位先生

言但欲改十三日爲二十七日耳再無容議也予云所
當議者正在服制廷和今日不言將得罪於天下後世
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靈必加陰譴他日死而有知見
自己父母於地下父母必謂爾伏祖宗福廕遭逢聖明
濫叨大任不能輔導朝廷以禮今日何顏見我也張司
禮云老先生議論已到忠情已盡朝廷行三年之喪亦
盡孝道君臣之間忠孝兩全豈不是好老先生說他日
無顏見父母於地下即是王旦削髮之意但王旦是贊

助天書矯誣之事與今日事體不同予云為大臣不能事君以道隱忍不言即是欺心與矯誣天書一般衆司禮云連日議論我輩一一奏知聖意堅欲行三年之喪以盡孝道先生每何不順從予云經書所言孝道事甚多今不必遠引論語中孔子告孟懿子問孝的言語只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便是盡孝的事若服制非禮豈得是孝豈可阿意曲從同官相繼言之諸司禮皆變色謂上意已定我輩更不敢奏也然二十

七日之制但行於宮中免頒遺誥外朝哭臨止三日在外王府幷諸司俱免進香亦見降殺之義矣

甘肅軍士因爭折糧銀捶死巡撫都御史許銘大變也實總兵李隆之意所謂解雖不知甚於解殺之者推此意以正其罪隆復何辭陝巡撫九疇議其獄擬以主謀則求之似太深矣及隆取回在道又奏彼欲與其黨入賀蘭山作亂正欲甚其罪耳都察院獄上議如九疇命多官廷鞫之仍如初擬上疑之乃擬旨此大獄關係朝

廷紀綱死者當雪其寃生者當正其罪干證人犯俱在彼處差官再勘正欲曲盡事情以服人心遂遣鄭大理岳王錦衣佐同往先是甘肅奏亦卜剌近邊出沒鄭難之欲械隆往幷逮繫干證人龎鎮李壽及楊淮等五十餘人至西安會鎮廵官鞫之都察院覆奏會於蘭州鄭偕王至閣中會勑猶以邊報為辭予曰公等若以寡就衆徑往甘肅最便若謂見有虜患則五十人者械繫遠來尤為可虞昔顏真卿使李希烈亦無此長慮也

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以畿內雨雪愆期風霾連月
四方亦屢奏災異擬上修省勅稿請諭內外文武官員
各修職業以回天意明日批紅發下增其先年親臨戰
陣斬獲外冦幷流賊功次曾經覈實的兵部還查看来
說二十八字予與同官見之愕然因語管文書官曰刑
賞僭濫是致災之由若增此一段是此番勅諭專為查
革官而降非惟不足弭災恐益重上天之怒也亟具疏
言之仍録舊稿封進竟如初擬予與同官舉手相慶以

為只此一舉又一沓新政也可見上意初無所主將順者莫為力耳

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以後予以宣弟及余氏女之戚在告五月十四日上命諸司禮至閣中傳諭欲加興獻帝皇字同官不可旋具疏言之至六月初四日予出朝上語諸司禮曰楊先生出矣至初九日復遣諸司禮来申前説初十日早復来應之如前去而復来明日又来予言此事關繫萬世綱常自古皆無人敢行豈敢自我

輩壞之況自正德十六年言之至今使其可行何待今日廷和等四人雖死不敢奉命若必欲行我輩惟乞休去耳蔣亦極力言之毛費皆和之諸司禮知不可奪乃去

嘉靖二年六月十八日朝罷召臣廷和臣冕由東角門入至平臺謹身殿東後左門之左也及門張司禮承旨呼來臣等應之如文華殿後日講之儀入門叩頭者三上曰前乃稍進去御座僅尺許上親授臣廷和勅一通

諭臣等曰是孝道事先生將去行臣等叩頭訖共展讀之其辭曰諭大學士楊廷和等朕承天命入奉宗祧自即位以來奉天法祖恭侍兩宮日勤政事未敢一時怠忽朕本生父興獻帝母興國太后雖帝后之稱禮養於天下未遂朕心矣今尊朕父興獻帝為興獻皇帝母興國太后為皇太后其尊號字稱并勅諭卿等便寫擬來看施行朕以答劬育罔極之恩安治天下卿等其承之再勿固執宸翰也臣等又叩頭訖臣廷和言曰臣等欽

承上命敢不遵奉但此大禮關係萬世綱常在舜禹之
聖皆不曾行陛下有舜禹之資臣等不以舜禹所行事
陛下是不忠也況自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豈敢壞自今
日上曰自古亦有行者臣冕曰古來惟漢哀帝曾行陛
下不法舜禹如何學漢哀帝然哀帝亦止稱定陶共皇
未曾有稱帝者臣廷和言哀帝是衰世庸君不足為法
臣等望陛下惟法舜禹臣等自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
日言之至今使若可行臣等當先事奏請上以慰皇上

孝心下以盡臣子職分何待煩勞聖意也臣等議論已盡雖死不敢奉命上曰朕受天命繼大統要為父母盡孝道臣冕言天子之孝在於承宗祀安社稷陛下承太祖太宗孝宗武宗之統與獻帝與興國太后稱帝稱后已極尊崇今止讓一皇字少見大宗小宗正統本生之別若再有所加祖宗在天之靈必不能安恐興獻帝神靈亦必不能安也臣廷和言去年帝后尊號之加外議至今未已臣等心尚未安若再有所加未免損聖德虧

聖政臣等輔弼之臣將欲何用上曰朕心只欲盡此孝情臣廷和言連日司禮監傳諭聖意委曲詳盡臣等俱已知之孝道莫大於盡禮孔子告孟懿子問孝只說無違無違是不違悖於禮便是孝道若違悖於禮豈得為孝凡人能隨事盡得本等職分皆可稱孝古人以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為不孝葢為不能盡本等職分也陛下敬天法祖用賢納諫愛養軍民全盡君道即是孝之大者上曰朝廷政事朕不曾怠忽了臣冕言陛下日勤政

務便是大孝的事臣廷和又言陛下順天應人入繼大統為天下臣民之主若此等大禮所行未當則上無以合天心下無以服人心誠恐聖心亦自不安臣子之心皆不安也臣等恭奉聖諭措身無地豈敢固執亦知陛下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容退後再進揭帖陛下從容啓知興國老娘娘以安老娘娘之心張司禮跪云到下面再議臣冕云更無他議諸司禮皆跪賴太監云叩頭叩頭臣等叩頭訖命賜酒饌臣等又叩頭訖遂奉勅諭出

諸司禮皆出門送舉手相揖上言温氣和臣等辯論雖多玉色怡然畧無所忤天地之量也初承召時王文書平導之入且行廷和私語敬所曰此為大禮也事必不行言不可激敬所以為然一時應對之言不能悉記姑録其槩如此以侈遭逢之盛云時毛費二同官俱在告嘉靖初元有旨命科道部屬官查勘御馬監草場地蹈年盡得其奸私狀以奏户部覆議請追罪其舊任者疏下閣中擬旨逮問司禮監傳諭上意欲宥之往反數四

執如初擬九月十八日文華殿日講罷既出屏外復召臣廷和臣冕臣紀臣宏進至御榻前諭曰草場舊事不必深究臣廷和對曰此一事最為先朝聖政之累場地連跨三四州縣典守者不遵舊額侵占官民田土幾萬頃發人墳墓以千數所在軍民至今怨入骨髓事雖已往不罪之無以示戒將來三臣以次而對皆謂草場歲租銀不下數萬餘兩盡為掌監事者侵用利歸於下怨在朝廷不可不罪上曰草場地傳自累朝谷大用等皆

先帝所命今俱斥逐去任矣臣等對曰先帝之命本欲其奉公守法不使之害衆斂怨況官地本以牧馬不使之叔租叔租又不以給公家之用官雖去任贜須還官今勘官及户部所奏皆是體國之誠非有他也上曰朕已知之須從寛處臣等辯論再四其言多不能悉記明日内批舊任各官降秩罰治有差雖免逮問而法亦正矣臣等奏對之際仰瞻玉容和霽天語温厚畧無所忤真聖明之度也

逆瑾專政賣官鬻獄天下府庫之財半入其門為之謀者欲盡去官府簿書以滅其跡乃遣官以查盤為名因而易之既又令工部取在京諸司文卷鬻之為紙筋收其直以備支用不然則聚而焚之予偶聞之謂李文正公曰圖籍國家所重古人草創之初尚先收之在今日顧欲棄之可乎一日瑾来閣中問之則曰近日部中有言文書積多無架閣處往往浥爛因有此議予曰移之古今通積庫如何曰通積庫所貯非此類予又曰聞承

天門南千步廊亦有積貯文書何不移之於彼瑾憮然曰再議再議又明日聞取吏部文卷藏之千步廊矣祖宗朝凡開館纂修必選善書者供事授官後又擇其能者備内閣東西房之用東房典誥勅古之外制也西房典制勅古之内制也號為清流選多名士近世以来往往貪縁倖進有玷清華之地予嘗不滿於斯今上新政初纂修武宗實録諸貴人各有所薦東南富家子弟多厚齎而来外議紛若予謀諸同寅盡用科目出身者庶

以杜奔競而清仕路疏下吏部會禮部考選鄉貢士二十人既而各授中書舍人亦有選入制勑房者諸生自視進身之正皆相慶兩房之官為之一清云吏部文卷及纂修考選二事久亦忘之近聞呂道夫方伯戴中書倫偶向人言及因附于此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楊文忠三録卷五至八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麒

謄録監生臣陳汝光

楊文忠三錄序

元人者必有以貞其志浩其氣俟時以發其光明儁偉之烈大明當天羣陰退伏其非細故也大老石齋楊公起其童收早遇以有今師垣歎若畜退焉其若怯吾不知其勇其晦之深也方正德間辟煽處公無私同出貳司徒留部春宮舊德殆非其所也未數月先皇帝念之晉司徒又念之名入以為內閣公辭不可老以請又不可殿學孤卿荐畀異數公辭不可歸省少師翁又不可

服憂存慰勤覆未卒制使相屬于道亟以還公入者曰公胡為起也巡幸爭不草制載空勑符璽以行强之又不可公之危亦至矣忠誠所感竟有以諒其衷而强委重焉以竟收受遺定策之功健將驕兵元兇宿蠹吏劉翕戢之聲色俱泯之間鼎革之會也狄梁公為唐司馬公之為宋以期還我祖宗之舊功高弗有而力辭世封焉公無南無去無佛心之任非所以為公南而入去而遂來佛而要諸道猷裕圖終弘濟艱難其弗遺餘力矣

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潛升貞利龍之所以亨遺消息爾
矣公前後五十餘疏俊竊觀危孫之機今天子明聖避
隱畢宣危言亢志百世一時也俊以徵之天下士而集
思廣益則願之於公公無讓哉公戊戌進士前輩稱榜
中得人一公可也晨星落落同時亦僅俊故以俊序嘉
靖更元冬仲長至莆見素林俊書于兩槐寓隱

楊文忠三録卷五

明 楊廷和 撰

辭謝録一

南京戸部尚書臣楊廷和謹奏為謝恩事臣於正徳二年六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節奉聖旨南京吏部左侍郎楊廷和陞南京戸部尚書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切照臣歴事三朝洊更八任冐居禁從久侍經幃畧識凡庸性

資愚戇朝夕講說時有凟於聰明天地寛容每曲蒙於
聽納近者轉官吏部躐授左銜赴任南京特令馳驛敢
誇稽古之力極知遭際之榮曾幾何時驟膺峻擢夐出
常調斷自宸衷皇上以人惟求舊為心視遠如近徼臣
以力小任重為愧受寵若驚切惟戸部乃國計所關尚
書實經總其要兩京之政理繁簡雖殊官府之建置職
掌則一况祖宗根本之地財用不可不充而東南困憊
之餘民力尤所當恤顧兹重任宜得通儒豈意菲材誤

承迪簡再命而傴甚欲循墻數日以來未敢視篆伏念
大號之渙不可以中輟自天之益不容以故違欽遵成
命已於本月二十二日望闕謝恩到任管事外仰窺聖
意倍感愚懐豈以鉛槧之迂堪任金穀之事謂政事可
以澤物因授之劇司謂經術本以濟時乃責其實効此
造化曲成萬物之德聖主振厲羣策之機也臣敢不勉
策駑疲用圖報効力不能强止則有辭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戰慄之至正德二年八月某日奉聖旨

該衙門知道

南京戶部尚書臣楊廷和謹奏正德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節該欽奉勑旨特命爾內閣辦事勑至爾即馳驛來京毋或稽違故勑欽此欽遵已于本年十月十二日到京十三日朝見訖臣頃自翰林遷貳南部曾未踰月驟掌戶曹吏事未諳方黽勉以自効聖恩無量忽寵渥之洊加特降綸音召入內閣顧茲累朝之典傳自祖宗爰以舊學之臣置諸左右駭聞盛事懽動留都馳驛來京

蓋遠懷于行役用人如渴乃申戒于稽違捧誦命辭感切心骨載瞻日表誓竭葵誠疊荷殊恩躐陞穹秩竊惟內閣乃深嚴之地辦事則機務所關雖建官無宰相之名而責任有鈞衡之重非弘才無以濟當世之務非碩望無以服天下之心臣雖至愚嘗聞古訓德薄位尊者殆力小任重者顛以臣之才實類于是再三自忖愧汗交流伏望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別選茂異以副旁求庶皇上簡在之明仰無所負而微臣自知之義讓亦非虛

臣下情無任感激惶恐之至正德二年十月某日奉
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素著特兹召用改户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著在内閣同李東陽每辦事不必再辭
吏部知道
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楊廷和謹奏正德三年
八月十七日欽奉手勑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楊
廷和陞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仍舊欽此臣性
資愚蠢學識迂疎遭逢聖明曲加甄録遂緣講讀之舊

擢居密勿之司未及一年疊承異數服色之賜超出品流誥命之頒施及父祖受恩有同于山嶽圖報未罄于涓埃感激之餘愧悚無已忽承手勅兩晉穹階竊念孤卿乃弘化之官宮保有輔德之責實百僚之表率為天下所具瞻祿位愈崇委任亦重旣踰涯分恐速過愆伏望皇上俯鑒愚衷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官供職庶斗筲之器不過於滿盈而駑劣之材亦安于驅策臣下情不勝感戴天恩之至正德三年十月某日奉聖旨卿

文學才行推重士林講讀輔導積有勞勩特玆加秩宜
勉副任不必固辭吏部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楊廷和
謹奏頃奉綸音大發宸斷公舉考察之典以正百官將
求勵翼之明用熙庶績臣以庸劣遭際聖明召自南都
超陞內閣置諸左右委以腹心每感激于深恩思勉圖
于寸報緣志有餘而學不逮故心欲進而力未能職在
格心未有隨事納忠之益分當謀國又無濟時應變之

才因循歲時虛糜廩祿靣顔有靦寢食不安况朝廷勵精圖治之時正臣下兢惕思過之日臣謬膺三少任重百官内自省循曠瘝為最㑹兹考察罷黜宜先用是仰凟睿慈俯察誠悃特加體恙早賜退休豈惟矜其不能實足遂夫私願葢審己量力非敢要知止之名而推賢讓能亦竊附効忠之義臣下情無任懇切俟命之至正德四年三月某日特奉聖旨卿學行俱優方隆輔導宜盡心供職以副朕懐不必固辭吏部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楊廷和
謹奏正徳四年五月十四日節該欽奉手勑皇考實録
修完他每勤勞總裁楊廷和加陞俸二級餘俱如舊欽
此臣聞命驚惕莫知所為伏惟孝宗敬皇帝聖徳神功
卓冠萬世邇者奉命纂述臣以職事叨與總裁雖嘉謨
善政嘗親得于見聞而陋識淺才毎自愧于揚厲久稽
歲月方就簡編省躬實切于憂危妄意敢圖于榮寵猥
承聖眷曲賜優容顯布綸音特加俸級宴賞之典至再

至三高厚之恩如天如地在皇上以顯親為孝不遺臣下之微勞在愚臣以敬事為心惟知職分之當盡況臣力小任重輔導無能福過災生滿盈當戒伏望收回新命令臣支俸如舊勉圖後効以報大恩臣下情不勝激切感戴之至正德四年五月某日奉聖旨先朝實録已完卿數年勞勩功績昭著特加陞賞毋負朕意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乞恩省親事臣以庸劣遭際聖

明簡置內閣畀以重任比及三年尚無寸補誓當委身圖報豈敢輒便言私臣父春原任湖廣按察司僉事致仕見在原籍四川成都府居住近蒙聖恩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今年七十五歲臣自離家復任已及十年路途遥遠音問稀闊昨于正月二十二日得臣弟廷宣寄到家書説稱臣父自去冬以來痰嗽舉發身體尫羸每思及臣涕泣交下臣竊念此疾非老人所宜以烏鳥之私情迫桑榆之暮景連晨累

夕寢食弗寧展轉于中不能自已伏望聖慈俯矜愚悃容臣暫回原籍少視起居躬調湯藥幸蒙洪庇臣父獲遂安全臣即當依限赴京勉圖供職庶免于徇禄忘親之咎亦可盡輸誠報國之心臣舉家父子兄弟不勝感激欣戴之至正德五年二月某日奉聖旨卿以父病具奏歸省情詞甚懇已悉孝誠但輔導重事而卿才德兼備精勤弗懈朕方委托豈可遠違左右宜安心辦事著太醫院選差醫士一人馳驛前去看視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楊廷和
謹奏為陳情乞恩休致事臣以庸劣遭際盛時早塵侍
從之班歷踐清華之任擢居秘閣未及一年猥沭殊恩
驟加三少曾祖以下三代俱得貤封在臣寒門一時最
為榮幸頃因父疾具疏乞歸復奉聖慈命醫馳視誓捐
軀以為報雖至死而靡他顧以才器所拘驅策不進兼
之稟賦素弱精力漸衰縱勉强于簿書終虛糜于廩祿
竊見今春以來風霾示異雨澤愆期責在臣鄰實司其

咎分宜策免更復何辭況思臣父年過七旬暮景侵尋喜懼交集臣於此時便當求去進不能効勞于國退猶可致養于親忠孝兩端庶幾一盡會有寧夏之變上厪宵旰之憂輒欲自陳其私似為避難而退義有不可情亦何安邇者首惡就擒餘黨悉定捷音一奏中外交懽蓋神謀制勝于廟堂而將士用命于閫外地方以寧人心大慰臣之求去此維其時敢陳悃誠冒瀆天聽伏望聖明俯賜矜察赦其曠瘝之罪遂其休退之情使養親

得盡一日之誠則在臣亦無終身之悔臣當優游林下歌咏太平倡率鄉人惇行孝弟感激深恩死而後已臣下情無任激切俟命之至正德五年五月某日奉聖旨卿春宮舊臣學行老成才識素著輔導有勞今引親老病欲致養于終已曾命醫看視近因寧夏寘鐇等作亂悉平皆卿代言之力足見忠孝至意允副朕懐照舊辦事不准所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臣于正月内因臣父春

患病在家奏乞歸省荷蒙陛下以臣叨居近地不允回
還特命太醫院選差醫士一人前去看視臣父聞命驚
喜病體頓輕服藥以後遂底平復原差醫士徐宗嗣已
于七月十六日回京復命訖臣竊伏自念世受國恩身
承簡任既不獲問安嘗藥以盡私情又不能奉職宣力
以裨聖化仰屢陛下推恩廣愛逈出常科勉以忠孝之
心慰其喜懼之念深體羣臣而不棄曲成萬物而不遺
自臣之身曁于子姓兄弟靡不銜恩佩德思欲為臣死

忠為子死孝以報陛下天地生成之大造也臣無任銘心鏤骨感激慚悚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行禮外謹具題謝恩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陳情乞恩懇祈休致事臣以庸劣幸際聖明眷念青宫舊臣擢居内閣近地因循歲月已及三年仰惟皇上法祖愛民虛心圖治不意劉瑾蠹政害人有負委托中外積怨莫敢一言近因劾奏盡露姦謀皇上斷自宸衷明正其罪詔旨一下懽動市朝中

間事情多關機務臣備員輔導責亦難辭緣臣才質踈

愚智識短淺每日發下票本文書臣等委曲酌議擬㫖

進呈務要宣布上德通達下情及至施行率多更易事

與心違憂兼愧集虛縻廩禄寢食不安臣有父見年七

十五歲致仕在家臣自今年以來兩次上章懇乞歸養

荷蒙寵眷曲賜慰留靦顔班行又踰數月伏望聖慈體

察愚悃放歸田里以養老親别選賢才叅預機務臣庶

得少免曠職之愆當優游林下歌咏太平自生至死之

年皆感激聖恩之日也臣下情無任激切懇請之至正德五年八月十六日奉聖旨卿累朝舊臣春宫輔導學行聞望衆論所推自入内閣以來輔翊勤勞劉瑾專權壞事卿等委曲斟議多非得已朕已知悉宜安心辦事以副委任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正德五年九月二十日節該奉手勅寧夏叛逆事情内閣輔導重臣運籌合議大功既成宜加恩典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楊廷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他男一人做中書舍人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餘如舊欽此

臣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念臣官居内閣已閲數年職在論思全無寸補因循歲月積累愆尤内自愧于愚衷外有慚于公議屢陳求退未奉俞音邇者寧夏之平皆出神謀之斷聖功不伐顧假寵于迂儒詔旨渙頒拜申恩于後嗣穹秩列師臣之亞清銜進内殿之崇捧誦命辭益增愧悚心口相語寢食不安緣臣才尚未充德義

何以為聖躬之傳已且不職弱息何以堪近侍之榮矧當經費之餘屢有節財之議縱未能捐俸以助國又安敢冒賞而懷懇伏望聖慈收回成命與其寵之過而納之罪戾之中孰若察其情而賜之和平之福庶止足之義微臣藉以自安而辭受之宜中心亦可少盡臣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卿輔導重臣忠勤茂著近者寧夏叛逆運籌合議致有成功官廕賞賚禮不為過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李東陽
等謹奏正德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該兵部送到謄黃欽
奉手勅直隷山東河南江西等處盜賊平定內閣官運
籌定議致有成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銀五
十兩紵絲四表裏還廕子姪一人與做錦衣衛世襲正
千户欽此臣等聞命之餘不勝惶汗竊惟論功行賞者
朝廷之大典佐令代言者儒臣之常職比年以來各處
地方盜賊蠭起上厪宵旰命將出師寒暑載更兵食俱

困臣等職居禁近責在匡持既不能制亂于先幾又不克収功于一旦曠瘝之咎實所難辭幸遇陛下聖武神謨天人恊相將臣効力逆黨就誅臣等厚禄高官安居飽食甲兵未被筆舌何功況武職之官必由軍功除授豈有徒操文墨輒可濫及子孫揆公議以難容撫私心而自愧除銀兩表裏臣等仰體聖心不敢辭避望闕叩頭外其廕子恩典斷不敢受伏望聖慈収回成命俾臣等自容于覆載之間庶可少効涓埃之報臣等無任誠

懇激切之至正徳七年十月某日奉聖旨近年以來盜賊紛紜卿等出謀運策以致安平特官一子以酬勞勩可不必辭兵部知道

具官臣李東陽等謹奏昨該臣等辭免恩廕未蒙俞允臣等竊惟賞必當功則人知勸才必當位則職不隳此為政之大端實天下之公議也洪惟我朝立法定制武職之授非軍功不得預其以文臣督兵討賊與大將同事者則有之若兵部職掌戎機預聞調度如有奇功異

績間亦舉行臣等義在論思職兼撰述議擬之事類皆出於諸曹進止之機不過仰遵宸斷至于勦賊一事未嘗身任其勞彼京邊官軍親冒矢石歲歷炎霜每經萬死千生方進尺資寸級若使白面書生皆得錦衣世廕以五品官階之貴為一時幸會之榮將使衣冠相率以蒙羞將士聞之而解體若銀幣之賞本非所安臣等已仰體聖心强顏叨受正以廕子恩命決不敢承故略虛辭務存實讓伏望聖明鑒察臣等幸甚舉家幸甚臣等

不勝激切懇迫之至正德七年十月某日奉聖旨成

命已下再勿固辭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李東陽等謹奏臣等兩次具疏辭免恩廕未蒙

俞允命下之餘益增悚愧伏念朝廷推恩賞不可僭人

臣盡職分所當然顧于辭受之間必視禮義所在臣等

任非督戰職異典兵禁近從容未嘗親與驅馳之苦文

墨議論安敢冒承矢石之功皇仁雖曲賜寵嘉臣子宜

自知分限况乘時儌利乃壟斷之謀而非分取榮亦身

名之累在己自知不可物議其將謂何義實未安事非
虛讓設若堅辭而未允則將引避以自明豈敢一朝以
居致貽羣口之誚連章所具皆出悃誠伏望皇上早賜
俞音收回成命庶少全退遜之節抑以長廉靜之風正
德七年十月某日奉聖旨卿等職司綸綍贊化勞心
膺子酬功不為過當今累疏辭還著吏兵二部會看了
來說
具官臣李東陽等謹奏近該臣等累次辭免恩膺奉聖

旨著吏兵二部會看續奉聖旨改廕六品文職臣等仰窺聖意俯悉下情謂匪軍功難承世職曲加裁處俾受文階尚有愚誠干冒天聽臣等竊惟廕叙之典非特有文武之分抑亦有厚薄之等比因羣盜肆惡徧歷諸方出入四五年間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勞天佑人歸僅成克捷即今奸宄甫定凋瘵未蘇雖同率土之歡豈免向隅之泣若燕齊河洛之安靖以為臣等之功則川陜湖貴之縱横復是誰歟之過推恩廕子誠所

未安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朝而驟至是用懇乞天恩並收成命使臣等安心于旦夕庶猶可圖報于將來臣等感恩佩德有過于受膺萬萬矣臣等不勝惶恐激切之至正德七年十月某日奉聖旨朕以卿等勞勩特膺武臣堅辭不受今改文秩又動章文可不必辭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李東陽等謹奏近該臣等累次具本辭免恩膺未奉俞音數日以來心志不寧寢食俱廢向因武職專

言著令之所無及改文階豈為微勞之當得且京朝六品地位清華若非科目之英才必是官曹之累歷豈可一朝而驟致况于接跡以騈登臣等職在股肱義存匡弼正宜慎惜爵賞以示庶官何敢幸會功名僥於一得已不自克人其謂何用是再瀝衷誠冒干斧鉞盖心有不安無以為展布之地事若不稱豈能逃貪冒之譏所有前項恩廕臣等斷不敢受伏望聖明矜察臣等不勝惶恐迫切之至正德七年十月某日奉聖旨已屢有

成命了卿等宜勉順受再勿固辭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李東陽等謹奏臣等再承恩廕累具辭章曲荷

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故違但理有未安終當懇訴竊惟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官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思輔導之職也目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不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論議之關涉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恩以及家是以平居本分

之勞冒格外非常之賞况臣等或已蒙廕録不可重沾
或方歷歲年未經久試捫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前項
恩廕臣等終不敢受伏望聖明俯從愚請竝収成命以
慰憂惶使臣等照常格守常職以圖報稱于萬一臣等
不勝感激之至正德七年十月某日奉聖旨卿等累
奏辭免特允所請該衙門知道
手勅下後李文正公即具疏與予洎梁厚齋費湖東二
公連名辭疏三上得旨改文階又三辭乃得允第三疏

予所草其餘皆文正公備録于此以示後人使知朝廷
優禮輔臣之恩且以見事之始末如此云

楊文忠三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楊文忠三録卷六

明　楊廷和　撰

辭謝録二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廷和等謹題臣等伏見皇上昨以乾清宮被災既下令羣臣同加修省復申勅所司直陳時政即古昔聖帝明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切惟災變之來感召有自皇上嗣登大

寶十年于茲寬仁愛人任用賢俊刑政無失惠澤覃敷宜乎景福茂膺休徵協應夫何近歲以來災異疊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横兵戈不息邊境侵擾于今未寧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霜雨雹之非時地震天鳴之相繼軍民困苦帑藏空虛人多怨咨天未悔禍茲乃復有此變宗廟震驚臣民悚懼聖明在上何以致之感召之由實在臣等蓋臣等德薄位高力小任重陛下有上智之資而臣等無格心之學陛下有大有為之志而臣等無濟

時之才議論不足以裨萬幾之裁决誠意不足以動九重之視聽先事既無開陳之益臨事又無匡救之功瘝曠有年憂慙無地若復依違不去恐過咎愈深一時之物議既難苟容後世之公評豈能終掩况周官爕理不備其人而漢庭策免亦有故事輒敢披瀝悃誠冒干天聽伏望俯從寬貸特賜罷歸别選賢能以充委任然消復之道有賴于聖明而轉移之機正在于今日尤望陛下念皇天付託之重祖宗創造之艱天下生民仰戴之

切早朝宴罷以延接臣工深居簡出以頤養聖體九廟之烝嘗必親其事兩宮之孝養必主于誠經筵勤日講之御殿庭復面奏之規大開言路通達下情還兌調遣兵以謹外防革禁中市肆以肅內令出西僧于外以絕異端罷皇店之設以通商賈停止一應工作以惜民力減免各處織造以節民財任用正直忠良之士親信老成持重之人夙夜孜孜圖惟治理將見人心感悅天意可回和氣薰蒸政務旁達羣盜望之而革心四夷聞之

而向化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臣等無任激

切懇祈之至正德九年正月十九日奉聖旨上天示警

朕心弗寧寢食遑遑卿等致意朕已悉知九廟兩宮惟

日是謹早朝深居朕自處置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邉兵

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動皇店嚴加

禁約下人工作織造著該衙門查緩急來看方殷事冗

宜盡心輔導以紓朕之不逮用保康寧以寬朕懐不允

所辭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臣以凡庸忝預機政黽勉供事七年于兹屢乞退休未蒙俞允近因乾清宫之災復與同官連名具疏猥承睿眷仍賜勉留伏念朝廷命官每因材而授仕人臣奉職當隨事而効忠力小負重者必顛受直怠事者必罪且多事之際經理為難而非常之材舉措自别臣本無異能謬膺重任虚糜廪禄優游歲時日辦文書蓋秪務于小而未究其大動懷獻納亦徒有其志而未見其功燮理有乖災變乃見瘝曠至此策免

寂宜若復依違自全將至顛躓難悔况臣有父見年七十九歲別臣一十四年日夕相念憂病交集必欲一見臣面庶幾稍慰餘年臣退公之暇言念及此心神若驚寢食俱廢用是不避斧鉞再陳肺肝仰乞聖慈俯垂矜察曲全終始早賜歸休使以優閒之身少盡定省之禮是上雖不能竭忠於國而下猶得致養于家急事之罪庶幾可免負重之憂庶幾可釋尤望皇上別求茂異用副倚毗修德政以荅天心更化理以慰人望則臣雖遠

處山林之下常如近瞻日月之光感戴聖恩曷有窮已臣下情不勝待罪祈恩激切懇請之至正德九年二月初四日奉聖旨卿職司密勿勞勩著稱正方倚任才識老臣豈得因親為念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臣父見年七十九歲舊患痰嗽之疾不時舉發臣自弘治十四年離家復任已經一十四年相違既久思念甚切時常寄書與臣望臣回還一見臣每讀來書涕泣交下屢乞歸省未蒙允俞近日又得

父書稱說舊疾轉加念臣愈切竊惟凡人之情必心安而後能處其身志定而後能應于事臣于居家事親之道既有所歉於中則于當官臨事之時必有所不能盡其意雖夙夜在公亦復何補况臣受恩深厚未報涓埃而精力未衰尚堪驅策豈忍遽求優逸以至上負聖明伏望俯察愚情特垂矜念容臣暫回省視少盡菽水之歡即當依限前來益圖犬馬之報臣愚父子不勝感戴懽忭之至正德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奉聖旨卿柱石老

臣參謀機務倚託方隆豈以親老為念輒欲歸省可不必去著彼處有司給米三石羊二隻酒十瓶以伸優待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陳情乞恩給假事臣近日具奏省親節奉聖旨可不必去著彼處有司給米三石羊二隻酒十瓶以伸優待欽此臣聞人倫莫大於君親人道莫先於忠孝為子孝而後能忠於君居家理而後可移于治若棄親罔念即是不孝之人雖効勞于官豈

有盡忠之節臣屢次具奏實本至情仰承異恩又出望外捧誦詔旨感切肺肝誓竭庸愚勉圖報稱敢復內顧以瀆聖明竊惟天地生物必欲盡其性臣子事君不敢隱其情且遠方軍民凡有一事皆得具疏上聞而京朝官員每經六年輒許援例歸省臣愚日侍左右顧不能比于常人離家十有四年乃不得援夫近例展轉思念寢食未安況臣父見今七十有九侍養之日似為不多而臣方今五十有六報効之心將來未已伏望特垂聖

鑒體念愚衷嚴立限期暫容歸省計程來往不踰旬月之間望日趨蹌早赴闕庭之下鞠躬盡瘁更復何辭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懇請之至

前疏具于正德八年冬度之閣中至九年三月廷試事畢十九日赴禮部恩榮宴即封上未得俞旨欲再上疏司禮監再四傳諭上意趣出供事四月三日乃出秋間會有邊報命將出兵遂不敢再請以至先人大變而歸終天之恨曷有窮哉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陳情乞恩守制事臣近得原籍家書知臣父春于本年正月二十二日病故例該守制移咨吏部題奉聖旨內閣輔臣丁憂留用事例爾部裏便查了來說欽此欽遵臣哀苦之中一聞命下驚惶無地竊念臣自弘治十五年丁母憂起復以來荏苒于今一十四年不得與臣父相見節次具奏歸省屢荷聖慈遣醫調治又令有司以禮存問臣感激在心勉强供職不敢言私又時得臣父手書諭臣盡心職業毋負朝廷

委任臣見字畫細楷誨戒諄詳意精力未衰壽當未艾今乃倏爾奄逝恨抱終天既已無及唯得早從禮制親視殯葬庶幾此心少安詎意聖情寵眷批答禮部欲查用留事例臣知該部自能據禮覆奏陛下必能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心切在一朝臣見年五十七歲計守制滿日年纔六十禮大夫七十致仕臣若未即就木尚有十年堪備任使是臣以三年報父以十年報陛下所謂盡孝之日少盡忠之日多也用是不

候吏部查奏輒敢以情上瀆伏望陛下俯察愚衷不使臣以哀苦抑鬱成疾豈惟臣之此心知感雖臣父沒于九泉亦知感矣臣不勝披誠瀝血激切祈恩之至正德十年三月初九日奉聖旨朕以卿春宮舊學輔導年深德望才猷朝野推重特遵先朝故事為國留卿任用宜勉抑內顧私情以副倚毗至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三月初八日朝廷差文書房內官監左少監秦用宣諭聖旨老先生是朝廷輔導重臣國家大事多有倚賴先少

保喪事已令該部查例留用望老先生以禮節哀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臣近於本年三月初一日聞先臣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春之喪今早蒙皇上垂念特遣內官監左少監秦用下臨臣第宣諭聖意令臣以禮節哀臣憂苦之餘不勝感激慈恩之至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再陳情悃懇乞天恩事臣以先臣病故疏乞守制荷蒙溫旨批答再四開諭念輔導于

舊學援故事于先朝申重為國之意抑臣內顧之私若天地之於朽株發生不廢若慈父之于愛子誨諭有加前日又特遣近臣臨慰哀苦顧臣何人冒玆優寵昔人所謂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之私心實類于此但念人之大倫有二外則君臣內則父子臣自離先臣以來一十四年皆事陛下之日今乞歸守制所以事先臣不過二十七月之期況父子之情幽明無間先臣雖汲其情亦欲得臣一歸以襄大事伏望聖慈俯徇臣請俾得早

從禮制即日奔歸少伸終天之恨以慰地下之魂臣不勝披誠瀝血懇切祈望之至正德十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再覽奏具悉卿迫切至情但内閣任重方賴老成共圖治理卿宜以體國為念勿再固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懇切乞恩憐念哀苦事比者臣再疏守制荷蒙皇上悉臣迫切之情見于省覽之下載念責任之重假以老臣之褒拜命之餘倍增感痛切念臣自入仕以來服膺先臣之訓誓以報國為心況遭際

聖明寵眷優渥援引故事勉留再三心非木石敢忘報
稱但臣兄弟六人臣為長子先臣之喪臣當主祭送終
之禮人子大事少有缺失不可復補身為長子而不思
主祭之職當此大事而致有缺失之悔言念至此肝腸
寸裂且凡人之情必志定而後能處其身心安而後能
審于事臣今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不惟
上負陛下圖治之心抑亦自負臣體國之念見今賢俊
滿朝共熙帝載臣之去留無足輕重陛下既已悉臣迫

切之情忍使臣日夕西向抱痛不已鬱而不伸將為心病乎伏望聖慈特賜矜察即日幸容早歸守制三年免喪亦得早趨闕庭以慰陛下拳拳眷顧至意臣不勝瀝血抆淚懇切哀號之至正德十年三月十六日奉聖旨卿屢乞守制情苦詞切今暫准奔喪寫勅給驛遣行人一員護送葬畢即來供職以副委任卿弟楊廷儀也著馳驛去該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感激天恩懇乞終制事本年八

月初一日欽差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左少監秦用親
奉璽書宣諭聖意趣臣還朝復勅四川鎮巡三司等官
合辭勸諭臣聞命之餘神魂驚怛竊思臣在京時以三
月一日聞先臣之憂荷蒙聖眷特舉先朝故事慰諭勉
留臣屢疏陳請勅許奔喪仍遣行人護送遂于本月十
九日啟行閏四月十七日到家豈意啟行方兩月而詔
旨即下到家僅三月而勅使隨至枕塊而承自天之恩
越紼以拜如絲之命寵光赫奕遠邇驚聳顧臣何人有

此榮遇戀闕之情甚切陟岵之痛方深伏念先臣起家於孤貧敎臣以忠孝臣出仕頗早缺養最多屢陳歸省之章輒為職司所繫既莫追于往事將少贖于方來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親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禮義或有少愆不可以範俗見今耆舊在位忠賢滿朝聞望謀猷皆出臣右臣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為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且內愧人其謂何伏望皇上矜憫愚臣召還命使俾情事得伸

于喪紀庶舉措小補于人風且隙駒之景易過而犬馬
之齒未衰禫禮既成或尚存于視息厚恩未報敢久滞
于山林誓畢餘生勉圖後效鞠躬盡瘁更復何辭臣下
情無任感激天恩懇切祈請之至正德十年某月某
日奉聖旨朕以卿輔導元臣忠勤久著特差勅使守取
速來供職卿宜體朕至意即日就道以慰人望再不必
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為感激天恩懇乞終制事近日猥

承聖眷特命内官監左少監秦用賜臣璽書趣臣還朝臣具疏懇辭未蒙俞允賜以温諄之詔假以忠勤之褒捧誦再三且感且泣竊念臣一身自早歲以至今日特受眷知臣一家自先世以及後人俱登仕籍在國家有世臣之義在臣子為不世之逢雖樗櫟之才不堪為用而犬馬之報恒切于心前日親奉璽書既曰葬畢即來供職毋得固違近日再承批答又曰特差勅使守取以慰人望肅肅嚴命蕩蕩厚恩臣雖至愚感切心肺本欲

隨同勅使即日就道但念人生大倫惟君與父君臣之義固無所逃而父子之恩終不可解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臣前疏所謂親喪不能自盡不可以為子禮義或有少愆不可以範俗者此臣之志也亦禮之經也況臣之淺劣自知甚明羸瘠之軀遽難馳于道路哀毀之狀亦有靦于班行陛下之所以召臣者將以用之也若出而心安志定有益于時勉強一出可也出而無所建明徒冒榮寵不惟無補于風化又或有

累于聖明陛下亦將焉用之哉伏望聖慈特賜矜憫許終三年之制以遂匹夫之情愚臣幸甚私門幸甚臣下情不勝瞻望闕庭懇切祈請之至正德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奉聖旨卿孝思純至固乞終制朕覽奏良用惻然今勉從所請原差內官著先回京待卿服闋還著鎮巡等官催趣馳驛前來供職以副委任該衙門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奏臣于正德十年三月初一日丁先臣之憂回家守制十二年六月初六日釋服從吉初七

日欽差行人司行人劉𠕋同鎮巡司府等官親詣臣家
宣諭勅旨命臣上體朝廷眷顧之心下念先臣移忠之
教即日還朝供事勿更遲延天語溫淳開道懇切拜領
之餘且感且泣臣雖捐軀亦未能報遂于八月初三日
啟行沿途遇雨登山涉水兼程而行臣素有寒濕痰火
之疾加以道路艱辛衝冒風露行至陝西凍河橋驛舊
疾復作手足頑麻頭目眩暈舌強語澁狀如痰厥幾至
于死良久方蘇隨處問醫勉強前進遷延久之尚未平

復乃從河南衛輝府上船從容調理得至京師瞻拜闕
庭復見天日犬馬之情倍萬歡慶竊伏自念臣以庸劣
際遇聖明居官歷十四轉食禄且四十年父子兄弟世
受國恩未有尺寸之勞少荅生成之造敢圖自便遽乞
退休但臣精力已衰神志已耗譬如羸馬不可以致遠
敝舟不可以任重强而用之必至覆蹶伏望聖慈俯賜
矜憫念臣趨召而來切有報恩之志因疾而退將遂首
丘之私病在切身情非得已曲垂優眷放免歸田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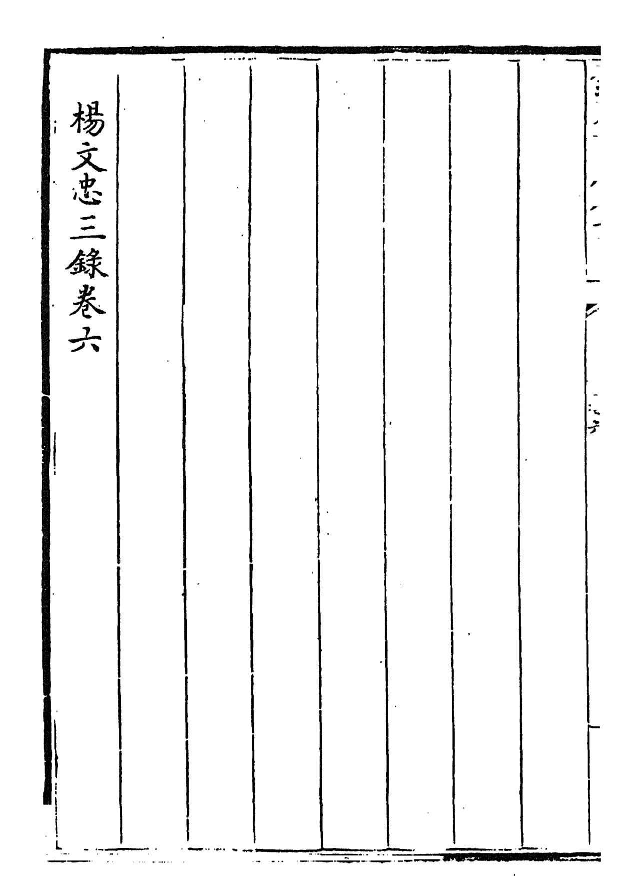
辭榮謝寵休養殘軀倡率鄉井之人歌詠太平之盛則自今以往未盡之年皆陛下之賜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懇請之至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奉聖旨卿守制三年力辭召命今服闋赴京朝廷方切倚任豈可又引疾求退宜即日入閣照舊供職再不必辭吏部知道

具官臣楊廷和謹題為謝恩事臣近有疏乞休節該欽奉聖旨卿宜即日入閣照舊供職再不必辭已于十一

月二十日謝恩到任二十三日欽蒙皇上特遣内臣親到臣家賜臣寶鈔三千貫羊二隻酒二十瓶又于二十四日報名謝恩訖臣萬里遠來如子趨父天顔日表瞻仰咫尺關守限隔無路奮飛犬馬至情曷勝戀慕竊惟邊地苦寒聖躬勞倦兩宫聖母思念于上中外臣民仰戴于下在外一時有一時之慮一日有一日之虞臣等在此安居坐食夢寐不寧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神器負荷之重早回鑾御深居九重頤養天和茂隆國

本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下情無任感戴激切

之至謹具題謝恩



楊文忠三錄卷六